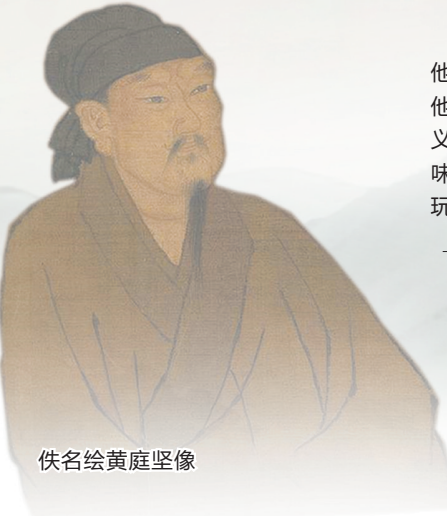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佚名绘黄庭坚像

读书欲精不欲博

“读书欲精不欲博”，追求精读而不是博览。读书如果追求数量，就容易为赶进度而粗略浏览，不能仔细研读书中内容。最终导致读书虽多，但了解不深，实际能用的资源有限。黄庭坚《与斌老书》云：“书不用求多，但要涓涓不废。江出岷山，源若瓮口，及其至于楚国，横绝千里，非方舟不可济，惟其有源而不息，受下流多故也。”读书不用求多，只要不断阅读，不断有所得，就能有巨大的收获。就像长江源头只有涓涓细流，但日积月累，成为横绝千里的大江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所以在信中强调的是“《左传》《前汉》读得彻否”？而不是问是否读完了《左传》和《汉书》。读得彻底就是要精读。

所谓精读，首先是要将一本书从头至尾读完。黄庭坚《与弟党民帖》云：“读书要不杂，每一书自初至终，日读得一板，岁计之亦功多。杂读虽多，终无功也。汉儒多白首专一经，皆成大儒，盖书在精不在多也。”如果连一本书都不能通读完，到处乱翻书，终究入不了学问之门，所学的知识也会很杂乱浅薄。每天阅读几页，一年下来，也是很可观的，贵在坚持。汉代大儒多是一生专研一经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：“汉兴，言《易》自淄川田生；言《书》自济南伏生；言《诗》，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辕固生，燕则韩太傅；言《礼》，则鲁高堂生；言《春秋》，于齐则胡毋生，于赵则董仲舒。及窦太后崩，武安君田蚡为丞相，黜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以百数，而公孙弘以治《春秋》为丞相，封侯，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。”这些经书都是专门授受，师弟子之间，世代研究一部经书。其次是专心致志钻研一两部书。

黄庭坚《与王子予书》云：比来不审读书何似？想以道义敌纷华之兵，战胜久矣。古人有言：“并敌一向，千里杀将。”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，读书乃有味；弃书策而游息，书味犹在胸中，久之乃见。古人用心处如此，则尽心于一两书，其余如破竹节，皆迎刃而解也。古人尝喻植杨，盖杨，天下易生之木也，纵植之而生，横植之而生。一人植之，一人拔之，虽千日之功皆弃。此最善喻。顾衰老，终无益于高明，子予以谓如何？只有集中精力攻读一两部书，才能凝心聚力。“并敌一向，千里杀

黄庭坚的读书之道，集中体现在他的两句诗中：“读书凿井欲深，学道却要无心。”（《效孔文举赠柳圣功三首·其一》）他在论述读书之道时，总是与学道修心联系在一起，读书与修养是密不可分的。在《书赠韩琼秀才》中，黄庭坚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：读书欲精不欲博，用心欲纯不欲杂。读书务博，常不尽意；用心不纯，讫无全功。治经之法，不独玩其文章，谈说义理而已，一言一句，皆以养心治性。事亲处兄弟之间，接物在朋友之际，得失忧乐，一考之于书，然后尝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。读史之法，考当世之盛衰，与君臣之离合。在朝之士，观其见危之大节；在野之士，观其奉身之大义。以其日力之余玩其华藻，以此心术作为文章，无不如意，何况翰墨与世俗之事哉！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黄庭坚的阅读观和读书方法。

黄庭坚的读书之道

将”出自《孙子兵法·九地篇》，曹操注曰：“并兵向敌，虽千里能擒其将也。”原指作战时集中兵力、主攻一处的策略，黄庭坚此处借指读书治学需专注。读通一两部书，再读其他书就势如破竹，迎刃而解。读书就好比种植杨树，只有每一棵树都成活，才算是收到实效。如果种的树都死了，种再多也无济于事。只有每一本书都读懂了，才能真正为我所用。

贯穿六艺百家

精读的最终落脚点是要贯穿群书，融会贯通。“贯穿”是黄庭坚谈论读书之道时一个重要的关键词。黄庭坚评价毕宪父的学问能够“贯穿六艺百家”，其《毕宪父诗集序》云：“庭坚始以史事至于庐陵，奉簿领上府，比它吏屡得燕见，听说条理，贯穿六艺百家，下至安成、虞初之记，射匿、候岁、种鱼、相蚕之篇，鼻嚏耳鸣之占，劾召鬼物之书，无不口讲指画，使疑者冰开，虚心者满怀，归而未尝不叹也。”黄庭坚《庞安常伤寒论后序》云：“中年乃屏绝戏弄，闭户读书，自神农、黄帝经方，扁鹊《八十一难》，《灵枢》《甲乙》，葛洪所综辑百家之言，无不贯穿。

其简策纷错，黄素朽蠹，先师或失其读；学术浅陋，私智穿凿，曲士或窒其文，安常悉能辩论发挥。”庞安常对于各种医书“无不贯穿”。黄庭坚《刘道原墓志铭》云：“道原天机迅疾，览天下记籍，文无美恶，过目成诵。书契以来，治乱成败，人材之贤不肖，天文地理，氏族之所自出，口谈手画，贯穿百家之记，皆可覆而不谬。”通过以上所列黄庭坚对于三人的评价，可见“贯穿”一词在黄庭坚的思想中，主要是指对于不同书籍之间的融会贯通，对于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融会贯通。黄庭坚在使用“贯穿”一词时，虽然提到贯穿六艺百家、贯穿百家之记，看似与前面提到的读书贵精不贵博有所冲突，实则不然。

他强调的重点在于融会贯通，而不是书籍的数量，不以博为美。黄庭坚《书刘壮舆漫浪图》云：“子刘子读书数千卷，无不贯穿，能不以博为美，而讨求其言之从来，不可谓‘漫’。”精深才是“贯穿”的目的，黄庭坚《论作诗文》：“举场中下笔迟涩，盖是平时读书不贯穿也。宜勉强于学问，岁月如流，须及年少精力读书，不贵杂博，而贵精深。”真正将书中的道理想明白，写作时思维才能有条理，不阻滞。所以黄庭坚说科举考试时写作迟涩，是因为平时读书不贯穿导致的。

治经之法

对于如何研治经学，黄庭坚的观点是：“治经之法，不独玩其文章，谈说义理而已，一言一句，皆以养心治性。事亲处兄弟之间，接物在朋友之际，得失忧乐，一考之于书，然后尝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。”在黄庭坚看来，经学是一门修身之学。阅读经书，不仅是为了欣赏其文辞之美，谈论其中蕴含的义理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养心治性。说到底经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，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时，应该按经书中所蕴含的义理为准则，遵照实行，才是正途。

黄庭坚说治经“不独玩其文章”，但是治经实有助于诗文的写作：“所寄《释权》一篇，词笔从横，极见日新之效。更须治经，探其渊源，乃可到古人耳。”诗文写

作，只有原本于经学，才能达到古人的地步。黄庭坚《与徐师川书》云：“诗政欲如此作。其未至者，探经术未深，读老杜、李白、韩退之诗不熟耳。”黄庭坚《与徐师川书》云：“所寄吉州旧句，并得见诸贤和篇，皆清丽有句法，读之屡叹糠粃在前，老者增愧耳。甥人物之英也，然须治经，自探其本，行止语默一一规摹古人。至于口无择言，身无择行，乃可师心自行耳。君子之言行，不但为贤于流俗而已，比其大成，使古之特立独行者皆立于下风也。”经学研究的程度，直接影响到诗文书写的水平。

“文章六经来”，经学是一切学问的渊源：“颇得暇治经否？此乃文章之根，治心养性之鉴，又当及少壮耐辛苦时，加钻研之勤耳。”（《答苏大通书》）对于经史阅读的先后顺序，黄庭坚《答苏大通书》云：“凡读书法，要以经术为主。经术深邃，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，遇事得失易以明矣。又读书先务精而不务博，有余力乃能纵横尔。”读书要以经学为主，经学是义理之学，经学明则义理明。义理明，则读史时可以据理而论人之贤不肖，事之得失。

熟读班固《汉书》

苏东坡熟读《汉书》的故事广为人知，其实黄庭坚对于班固《汉书》亦情有独钟，不仅自己熟读《汉书》，且经常劝人读《汉书》。黄庭坚《与宋子茂》云：“子飞、子均、子予想数相见否？每相聚，辄读数叶《前汉书》，甚佳。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，则俗尘生其间，照镜则觉面目可憎，对人亦语言无味也。”黄庭坚劝朱圣弼在公事之余，每日坚持阅读《汉书》，《与朱圣弼书》云：“公从事于仕，上下之交，皆得其欢心。又勤于公家，可以无憾，惟少读书耳。能逐日辍一两时读《汉书》一卷，积一岁之力，所得多矣。遇事繁暂阙，明日辄续，则意味自相接。空时亦不须贪多，要有伦序耳。”这也是其“尽心于一两书”读书方法的生动实践。

黄庭坚特别强调要字字读过：“班固《汉书》最好读，然须依卷帙先后，字字读过，久之，使一代事参错在胸中，便为不负班固耳。”最终应该达到“使一代事参错在胸中”的阅读效果，也就是对整个西汉的历史有总体把握，成竹在胸。为何如此钟情于《汉书》呢？黄庭坚指出阅读《汉书》的必要性：“凡人修学，惟节略今人文字，似无益于用。不若熟读班固《汉书》，自首至尾，不遗去一句，然后可见古人出处。疑则阙之，当求明师益友以讲习也。”（《论作诗文》）读《汉书》，一则可以了解汉代历史与典故，二则可以见出后人对《汉书》文辞的借鉴与化用。

经学的滋养，更多是思想的层面，具体的文辞很难直接模仿。历史上的模仿之作大多不成功。而《汉书》文字典雅，是可以效仿的对象。黄庭坚的读书生活贯穿其人生各个阶段，其读书之道则凝结了自身治学的深刻经验，“精”与“纯”的核心主张、经史并重且注重实践与融会贯通的理念，不仅在当时为士人提供了宝贵的治学指引，即便在今日也极具借鉴意义。

黄庭坚（1045年7月28日—1105年11月8日），北宋官员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